

雙城記
何冀平

藝人與文人

閒逛商務印書館，當眼處擺放一本新書《舞台生活四十年》。這本書我很熟悉，當即翻來看，印刷很精美，尤其有不少難得一見的珍貴照片。

想起小時候，家裡書櫃中就有一本淺黃色的皮，簡裝，沒有圖片，遠沒有這本這麼精緻。這本書講的是梅蘭芳的京劇舞台藝術，提起這本書，必須要提到為此立下汗馬功勞的許姬傳先生。

許先生官宦家出身，父親任職淮安知府時，全家移居杭州。他自幼跟外公讀書，外祖父是「戊戌七君子」之一徐致靖，癡迷戲曲，會吹笛拉胡琴，先習昆曲後習京劇，功老生、小生，許先生從小跟着外公出入戲院梨園。1916年冬，許的堂兄護送梅蘭芳來杭州演出，那一晚梅蘭芳演的是昆曲《佳期·拷紅》。

演完戲，堂兄帶着十六歲的許姬傳和幾個小弟弟到後台去看梅蘭芳。堂兄向梅蘭芳介紹：「這幾個是我的堂弟，他們都會唱昆曲，吹笛子的。」梅蘭芳和他們一一握手，含笑地說：「昆曲出在南方，你們聽哪句腔唱得不準、哪個字念得不合適，請你們告訴我。」梅蘭芳的謙遜，給許姬傳留下深刻印象，對兄弟們說：「名滿南北的名角梅蘭芳，沒有戲行習氣，對我們幾個小孩還那麼謙虛，真了不起。」

這一次會面，使許姬傳與梅蘭芳

結下不解之緣。1931年，在梅蘭芳的力邀之下，許姬傳辭去銀行公職，專門為梅蘭芳擔負起文墨事宜，從此就住在梅宅，與梅蘭芳形影不離。1950年隨梅蘭芳北上，開始為梅紀錄整理《舞台生活四十年》，考訂精詳，記述詳盡，有理論分析又不失趣味，結為三集陸續出版，我幼年在家中看到的那幾本，就是1951年第一次印刷的原版。

許姬傳以梅蘭芳秘書任職於中國戲曲研究院，為梅紀錄整理《我的電影生活》、《東遊記》、《梅蘭芳文集》等等著作。1952年曾隨梅蘭芳赴維也納參加世界和平會議，歸途到莫斯科、列寧格勒演出。梅與許的這段情緣，成為藝壇佳話。遷往北京後，就住在北京護國寺梅家老宅，梅家把他當作家人看待，直到文化大革命被迫遷出，中斷了這段佳話。

許姬傳與梅蘭芳的交往，和戲曲界名人的逸事趣聞，及他自己的家事在《許姬傳七十年見聞錄》、《許姬傳藝壇漫錄》等著作中留下濃濃心香。

手捧着這部書，我不禁想，如今的某些藝人結識的是些什麼人？不乏商賈、戲霸、權貴、吹鼓手，為的是籌集財富、炫耀威勢、虛無飄渺的榮耀、肉麻無用的吹捧。

有多少個能結交下像許姬傳這樣，可以談藝術，直言批評，給以分析總結指引，助之進取的知心知己？

此山中
鄧達智

落柿舍

「落柿舍」，

「無鄰菴」，

「瑠璃光院」、「三仙院」、「寂光院」……光默唸這些庵堂、禪院名字已然功課。唸着，唸着；怎不油然而神往？

設施整齊、街道乾淨、起居衛生、治安安全、風景漂亮、東西好吃都是遊日本的好理由；於我，至感人莫若這國度對美、對精緻的尊崇；而傳統美的中心又以京都為最。作為一個中國人，當我們歷盡滄桑，經過重疊戰亂世代洗禮，好些珍貴地貌、歷史據點離散得七七八八，另加近年發展是硬道理盡領風騷，本來傳統人文餘韻更形氣若游絲；三十年前碰上京都，心感絕處逢生。

那年二月隆冬到來，幾樣風景讓我心服口服：

一）京都寺院禪舍之多、窮一生未必去盡，各有特色建築嚴謹，園落格調別樹一幟引人入勝。

二）於清水坂一小店避雪，喝溫酒，望窗外一身素黑和服持黑傘走過老婦，薄雪灑落傘上、衣裳上；好一抹歲月無聲。

三）柿。入冬，除歲寒二友松、竹仍綠，其餘葉盡。紅登登柿子在寂寥山林或竹林前面顯現

季節轉移留下聚焦的顏色。從來未發現過的經驗、喜悅。

深秋、初冬來京都，除看楓葉，偶爾看到幾株結滿紅登登果子的柿樹；這喜悅，比春天賞櫻更積極。

那年隆冬首次來日本，從東京乘子彈火車來京都，滿目松、竹之外所有樹葉落盡，仍然留下金黃並紅色的柿子或疏疏落落吊於枝椏，為那種看似平常之美為之神往。這之後，來京都觀冬柿成為我來日本其重要目的，東京反而可去可不去，幾年才去一次。

日本農家植柿為收成為經濟效益。一般人家中植柿卻不一定為吃，欣賞更重要，樹葉落盡，一枝獨秀象景果子，眼睛與心情描淡寫看過，深刻舒暢。未必所有遊人都欣賞冬之柿子，保留樂趣更私隱。當你明白冬柿之美，必也得着「落柿舍」為禪院立名的意義。

冬柿吊在枝椏上，看似平常之美為之神往。作者提供



百家廊

鍾倩

走進故宮的文物修復師

11月8日，故宮博物院迎來了兩位特殊的客人，他們是美國總統特朗普夫婦。寶璽樓茶敘，太和殿合影，暢音閣賞戲，前往故宮醫院體驗書畫裝裱，故宮成為中美元首歷史性會晤的時代見證，也被稱作「跨越太平洋的握手」。其中，體驗文物修復之托畫心，很是引人關注。所謂托畫心，是指先把畫心正面朝下平鋪在枱子上用清水濕潤，用排刷蘸上漿水，將畫心充分刷平，再托於命紙之上，最後上牆貼平。托畫心也是技術活，兩國元首共同完成這道工序，寓意着和平相處、山水相依、共同富裕。

說起文物修復，不得不提《我在故宮修文物》這本書。看過紀錄片後我意猶未盡，於是閱讀了這本書口述實錄。本書通過鐘錶室、銅器室、裱畫室、摹畫室、木器室、漆器室的十餘位文物修復師的口述再現，展示出工匠精神的傳承和傳統文化的守望。最為令我感動的是，這些默默無聞的「幕後人」，他們是在用生命修復文物，「沉浸於此，超然物外，每天都有成就感，餘事皆是打擾。」恭謙和敬畏熔鑄成他們的生命底色，「擇一事，終一生」的工匠精神和淡泊名利成為他們的職業信仰。

而工匠也是大國自信之根脈，它的根在土地之下，「我們的社會過分追求聚光燈下的光彩，卻忘了，只有土地裡的根莖足夠深刻，一棵樹才能開出繁茂的花朵。」然而，成為文物修復師，至少具備三種品質：靜，即去躁氣，磨性子；舊，即磨去個性，修舊如舊；悟，即用心對話，手開悟。

聆聽文物修復師娓娓道來，「磨性子」是出鏡率很高的關鍵詞。修復文物是一件不能出差錯的工作，這也預示着修復師要保持持久的專注力，用從業42年的修復師徐建華的話說，有人說常在河邊走哪兒能不濕鞋，濕鞋有整個人掉裡頭，除了大問題的，也有出小問題的，最重要的是出現問題的時候你怎麼彌補它。

因此，初入行者要苦練基本功，一年內是不能接觸文物的。用很長的時間做一件簡單的事，對年輕人來說是很大的考驗，除了精神層面，更多的是利益的權衡。記者採訪徐建華時，有個年輕男孩在搓一張唐卡的裱紙，搓了兩個半小時，身形不變、不疾不徐，旁若無人，彷彿入定，自我消融於這平

靜的無限重複之中。這個過程，也叫修行，在守住寂寞中回歸自我，在反覆歷練中手上開悟，逐漸尋找到修復場域的靈感，養成無名無我的精神狀態：「正心誠意才能做出正確工藝，格物致知深入物的本質，當匠人的本真與物的本質相遇，物我兩忘。」這個過程，也是傳承師道，每天早到半小時開門、清掃，老一輩師父的做派成為徒弟的行動綱領。

修舊如舊、最小干預，這是文物修復遵循的原則。我認為，舊是一種精神，經過歷史沐浴和歲月冲刷後的智慧結晶，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命脈。不同於西方的可識別性、可逆行原則，我們的修復必須有參照物，「舊」裡面有老祖宗的財富，亦有永恆的精神，這種精神需要與古人對話才能獲得，確切的說是跟歷代修復過它的工匠的對話；另一方面，做舊要推掉新品火氣，做出時間風雨浸蝕感，正如王友亮所說，「我們這行，對一個人手藝的最高讚譽是恢復原貌，就等於你手所做的讓人看不出來。」

置身日新月異的新時代，修復師們是怎樣處理好舊與新的關係的呢？一是向內求索，二是懷揣敬畏。以前，我認為敬畏就是心中要有底線，走進修復師的日常生活後，我才真正懂得，敬畏是一種生命的態度。大多數修復師都是故宮子弟，看展覽時手要抱著，進展室拐棍放門外，修文物不玩文物，已成為家規；又像王世襄先生說過的，初學的人拿這把椅子可能提着，但修復師一定是抱著。這就是敬畏心。

以古書畫修復師命紙為例，裱紙後是命紙，命紙緊挨畫芯特別薄，揭命紙時稍有不慎將揭掉畫芯，造成無可挽回的損失。很多時候，修復師靠手指輕輕捏捻，捻成極細的小條取下，有的畫要揭一兩個月，除了技巧，還要拚耐心。可見，修舊如舊是一個心血滴灌的過程，收起自己的個性，完全跟着古畫走，也是「妙手回春」的神跡，恢復傳統的同時，還要賦予師承製新的生命。

尋找材料是裱畫聖手們最大的難題。「老宣紙是青檀皮在山上用日曬四個月自然漂白，整個工序下來要一年半到兩年，如今已不可能用這種手工坊的效率造紙，即便有人採用這種工藝，污染的空氣和水，與從前的自然和山澗溪水也遠不相同，造出的紙仍然不同。」然而，他們並沒有放棄，每一代

改編小說的電影

作業簿
林作

曾經有人跟我說過，永遠不會觀看由（讀過的）小說所改編而成的戲劇，因為會破壞在他腦海中對小說世界及人物的幻想（Fantasy）。我自己倒沒有這個顧慮，反而會享受一些書中的經典場面在自己的眼前重現，所以一般我都會很享受觀看的過程，前提是——電影至少能拍出小說的神髓。以下基本不含劇透，可放心閱讀。

《東方快車謀殺案》（Murder on the Orient Express）是我一非常喜歡的偵探小說，但最近上映的改編電影卻令我十分失望。不是說它是一部劣質的電影，電影內演員的演技無可挑剔，佈景配樂均屬上乘，唯一，以及最大的敗筆，卻在於編劇上面。

此小說令我着迷之處，在於名偵探主角Hercule Poirot如何在眾多證人的口供當中抽絲剝繭，找出一些看似合理實質有破綻之處去揭破裡面的謊言，然後再根據這些證據去大膽推測並找出最終的真相。我往往在看到Poirot指出乘客證供有破綻之處恍然大悟，「怎麼當時我就沒看出來呢？」故事的主軸就是純粹智慧的較量，雖沒有刀光劍影但精彩之處卻猶有過之。但在電影裡面，或許是受片長所限，缺少了很多乘客的供詞以及Poirot的推論，令到觀眾對於他如何得知結論摸不着頭腦，彷彿開了外掛有上帝視角一樣。另外，一些不必要的追逐以及打鬥場面，也破壞了這場「智戰」的意境。

最令我覺得可惜的，是電影「謀殺」了Poirot的人格。也許導演硬是想要電影帶出一些什麼訊息，特意加插一段他在片尾的一些關於正義、法律的心理掙扎，而且對於正義的解讀也過於淺薄，完全比不上《死亡筆記》動畫、漫畫中的精彩。可是在原著中，以Poirot的智慧，以及面對過如此多的兇殺案，心中已經對法律、罪案、對錯等已經有一套自己的見解而不會只拘泥於法律上。而且戲內Poirot在查案之中的嚴肅以及怒吼，完全沒有了在原著中辦案時舉重若輕、遊刃有餘那種超然的感覺，可是不會承認電影中那個人就是Poirot的！

相信看過電影的應該不少人會有我這種感覺吧，像我這種比較老派的人，希望的其實真的很簡單——導演呀，不用挖空心思去搞什麼花款，有時候原汁原味就已經是最好的了。

隨想國
興國

大鍋菜

在黃磊領銜主演的亞洲華語片劇集《深夜食堂》裡，那家食堂掛在牆上的木招牌裡，寫上的第一道菜是大鍋菜，我因為只看了幾集，並沒有看到黃磊煮的大鍋菜用了些什麼材料，但從第一集的片頭上看，好像是爆香了肉排之後，放進耐煮的大白菜和豆腐等，再加水去熬煮。想來他的大鍋菜，是最普通的家常大鍋菜。

以前讀大學時，和興趣相投的同窗在校外租住，自己煮食。大家最害怕的，不是買菜和烹飪，而是洗碗碟。記得有一回，買來的菜太多了，當晚煮的牛肉湯也剩下，第二天便一咕嚕兒丟到牛肉鍋裡去煮，大夥兒吃得也不亦樂乎，直呼好吃，於是替這道吃剩的湯菜，起名為大鍋菜。此後便時不時煮大鍋菜來配上白酒作為晚餐。

後來旅行到台灣屏東，發覺那裡有些店的主打招牌菜，名字也叫大鍋菜，當然要進店嚐嚐，一嚐之

下，才發現原來更是美味的，因為那是把當天買到的新鮮材料，放進瀨瀨裡一起瀨煮出來，經過查問之下，才知道原來這是客家人的家常菜。

這大鍋菜裡，食材就豐富得多，有炸過的丸子、煎香的豆腐、瀨過了的豬肉，還有海帶和粉條，當然少不了的就是大白菜。其他配料自然是薑蔥蒜花椒和胡椒，那可是認真烹調出來的，當然比大學時代同窗用剩菜熬煮的鮮美百倍。

其實把好吃的材料都放到鍋裡熬製的大鍋菜，最名貴和鮮美的，應該是福建菜的佛跳牆。因為佛跳牆裡的用料，包含雞鴨、羊肘豬肚、蹄尖蹄筋、火腿海參、鮑魚乾貝、魚唇魚翅，更有鴿蛋竹蠶和雞膠鴨肫，不鮮美也不行。

這道用料珍貴的大鍋菜，熬炖之後掀開鍋蓋時，香味四溢，濃在街道上的和尚，開了之後都跳牆進店裡想一嚐，凡人就禁不住要食指大動了。

古今談
范舉

楊天頤的新派嶺南畫風

最近到了觀塘香江會藝廊，參觀了楊天頤的畫展，看到了嶺南派畫風的新發展。

楊天頤是嶺南派國畫大師楊善深的第五子，本來到加拿大留學讀工商管理，後來加入外國的公司，被派到北京工作。

他一到達北京就被她濃厚的文化底蘊和濃郁的藝術氛圍所吸引，當時就產生了有機會一定要定居在這裡的念頭。後來各方面條件都成熟了，就決定要定居北京。當時也是毅然放棄很多其他的東西，選擇做一個專業畫家。

他住在北京市郊小湯山，山光水色美麗，四季的顏色變化很大，有一個較好的畫畫環境，到外地寫生，采風也較方便。

楊天頤繼承了嶺南畫派融匯中西的精神，兼具文人的書畫修養與畫人的摹寫自然，不但長於花鳥走獸，且在水山水人物方面別開風貌，畫路寬廣。他覺得，嶺南畫派很重視舊有的繪畫風格，強調優雅，尤其推崇第一代著名的開山鼻祖高劍父、高奇峰、陳樹人的創作路線，結果陷入了形式主義，禁錮了創新精神。

他認為，時代變了，嶺南畫派應該再堅持融會中西的繪畫方式方面，繼續尋求突破。最重要的是，要立足於寫生活動，然後再在寫生畫的基礎進行新的創作，反映出新時代的新風格。

楊天頤在觀塘的畫展，有三分之一是寫生畫，透視立體感相當強烈，有主題地剪裁畫面，既反映現實，但也講究佈局，突出主體，主次分明。大量的采風和寫生活動，

大大提高了他的繪畫的技巧，也鍛煉了他對光和色的觀察和表現能力。特別是中國的山水，既有宏大的氣勢，也有詩情畫意，非常細膩的表現，這樣就需要從畫家的思想創作中，有所表現，有時需要表現出激情，有時需要表現出含蓄和哀怨。所以，着色和光線的運用就非常重要了。

楊天頤說，國畫的特點，就是要淋漓暢快地表達出中華文化的傳統精神，所以，作為一個畫家，必須熟讀中國的詩詞歌賦，讓中國偉大的文學家的詩詞作品和思想在畫面中體現出來，令人回味無窮。

楊天頤的創作中，除了黑白兩色美，還靈活地運用了綠色、紅色，強調了點、擦、皴、染的筆墨表現，又滲入了西洋畫的用色特點，既反映了自然，又不受自然的束縛，比自然更加強烈。楊天頤強調，嶺南自然有地方特色、氣氛酣暢熱烈、筆墨勁爽豪縱、色彩鮮艷明亮、水淋漓、暈染柔和勻淨的現代繪畫新格局，這就是突破的方向。

嶺南繪畫藝術萌芽較早。新石器時代的彩陶，已經可以看到一些簡單的圖畫。這一次，楊天頤展示了桂林古代人類新石器時代的洞穴的水墨畫，反映了七千年前母系氏族「百越人」的居住場所，並且插上文字介紹了秦代以來桂林的發展。這幅畫介紹了中國的歷史和文化，為一個日本文化人所賞識而買下。

另外一幅《香山秋色》，重疊的山崖壁立，長滿了紅色的楓樹，形成了層林盡染的氣勢，中間有白茫茫的雲和霧，其實這些光和影，滲透出了畫家的激情，其顏色更加鮮艷，更加誇張。夕陽的餘暉，表露無遺。

演藝
蝶影
小蝶

方逸華日前逝世，報章雜誌

報道了不少她的生平事跡，尤其是她如何從一名不算是一線的歌手變成一個影視王國的掌舵人和她與鄧逸夫之間的故事。她的一生固然精彩傳奇，不過，在眾多關於她的報道之中，最吸引我的卻是她年輕時拍攝的一條歌唱短片。

那是她唱《花月佳期》的影片，其實即是我們現時所說的MTV。這個版本的《花月佳期》由陳蝶衣填詞，在一九六五年拍攝。當時的方逸華大概是三十一歲吧，她在影片中分別以英文和國語演繹這首向婚禮中一雙新人送上祝福的歌曲。

MTV中的方逸華身穿一條桃紅色的旗袍，掛着一條短珍珠項鍊。在第一場戲中，她在掛滿藍色和白色的紙條的欄杆中穿插。這段歌曲唱的是英文歌詞，唱出新人在婚禮中的心聲：喜見賓客滿堂、慶幸自己願望成真、愉快地攜着愛人步進教堂、起誓二人從此生死與共，二合為一……跟着，方逸華向天合掌，高呼Ave Maria。這一場戲，觀眾看到的是方逸華的個人表

演。第二段場景則是方逸華看着一雙新人唸畢

誓詞後，手挽手地走到賓客面前。觀眾是以她的視角來觀看穿上禮服和婚紗的新郎新娘接受賓客的祝禮。她在鏡頭近處以國語唱出歌曲的第二部分：「讓我們緊緊地依偎，兩顆心兒連在一起。今天是花月佳期，無限的甜蜜在心裏。朋友們圍在教堂前，他們是多麼地歡喜，歌聲響起在身邊。Ave Maria。海誓山盟，燕燕於飛。輕輕一吻，我含着淚，我的人兒從今屬於你，永遠永遠在你的懷裡。讓我們手兒相連，情意綿綿。忘不了今天，歌聲響起在身邊。Ave Maria, Ave Maria。」

坦白說，她在片中的動作和表情是頗為生硬的，舉手投足都不夠自然，亦不算順暢，跟現時有專人設計和指導的MTV歌手的表現是無法相比的。不過，這條片令我看完又看，自有其吸引之處。

首先，方逸華原來有一把非常悅耳的嗓子。她的聲底厚，聲音低沉，且帶磁性，聽起來教人喜歡。第二，她的唱功很好，唱得自然，不做作，不賣弄，令人舒服。而最重要的一點，是她的英語發音好得使我感到意外。雖然我知

花月佳期

道她中學時已經經常跟外籍樂隊一起唱歌，但卻沒想到她的英語歌曲唱得那麼好。她的英語發音跟她的唱功一樣：自然、不賣弄，卻很標準，沒有濃濃的廣東或外省口音。我不知道她的英語會話能力是否同樣高，但當香港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時尚有很多文盲時，她在唱歌時露出的一口標準英語，確是令我感到意外。

很多時候，人們只會看到成功人士今天高不可攀的高大形象，而往往遺忘了他們曾經也有一些更有禮、更加人性化，以及更加令人欣賞的才華和精神面貌。



MTV中的方逸華身穿一條桃紅色的旗袍高歌。網上圖片